



希区柯克 惊悚悬疑小说
典藏大系 (第一季)

索命骷髅

Deadly Skulls



[美] 希区柯克 / 著 姚 姮 / 译著

电影界伟大的惊悚大师

如果你是**希区柯克**迷，肯定不会轻易放过；
如果你还未看过**希区柯克**的小说，不妨由手中这本开始，
跟随我们一同感受它的情节魅力！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希区柯克 惊悚悬疑小说
典藏人系 第一季

SUOMING KULOU

索命骷髏

Deadly Skulls

[美] 希区柯克 / 著

姚 姮 / 译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命骷髅/[美]希区柯克著;姚姮译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1

(希区柯克惊悚悬疑小说典藏大系)

ISBN 978-7-5396-4201-7

I. ①索… II. ①希… ②姚…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1920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21088

出版人:朱寒冬

总 责 编:朱寒冬 曾 冰

责任编辑:段晓静 何 健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5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言

希区柯克(1899—1980),以拍摄惊悚、恐怖等悬疑电影著称,素有“悬念大师”、“恐怖紧张大师”的美誉。他擅长以预示(提供情节线索)、延宕(利用阻碍来强调危险感)、罪孽转移(用主观镜头拍摄,使观众产生有如自身犯罪的愧疚心理,以制造悬疑效果)、麦高芬(McGuffin,希氏所创名词,利用细枝末节的小圈套来推进剧情,但至结尾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巧合和误会、线索道具等手法,交错运用于电影剧情当中,搭配独特的运镜及剪接技巧,制造出紧张刺激、恐怖悬疑的氛围,以操控人类最强烈的恐惧情绪。在其六十年的电影生涯中,有超过五十部以上的作品,所导演的《后窗》、《迷魂记》、《惊魂记》、《火车怪客》、《北西北》、《鸟》、《美人计》等,均为脍炙人口的名片,对电影之业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希区柯克的小说和希氏导演的电影具有同样的功力,情节曲折,故事扣人心弦。为此,我社特择取了近五百部的作品,集结成“希区柯克惊悚悬疑小说典藏大系”,全套二十种。本次推出第一季五种,以推理小说为主轴,内容包含了黑色幽默、恐怖、

鬼怪、惊悚、紧张、科幻等元素，能让大胆的读者喜欢看，胆小的读者更爱看。

一篇小说就如同一部电影，有时情节还多过于电影。虽然没有影音特效的声光刺激，但是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回家静静阅读，是人生一大乐事。所以，如果你是“希迷”，肯定不会放过这一系列精彩的希区柯克小说；如果你以前不曾欣赏过这类推理小说，又何妨抽空翻阅？因为放弃了，实在可惜！

001...序 言

001...奇 遇 007...同是天涯沦落人 015...金戒指
024...窝里反 041...煎 熬 049...袋中乾坤
059...贼与女人 074...报 仇 081...空枪·白猫
107...意外的证人 112...出走的女儿 135...老·少·小

153...手提箱 175...凭空消失的牛 192...索命骷髅
210...垫脚尸 215...大门牙 225...冤 狱
240...加油站的油水 247...英 雄 264...凶 手
270...串 通 276...推销员 282...钻石抢犯
292...以血偿还 304...古小姐的寂寞 312...最低贱的职业

奇 遇

方尼克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一个真正幸运的人。他认为有女人伴游，是人生乐事，而他在这方面，往往是“得天独厚”的。

安娜纤细的手臂攀住他的臂膀，她的头梦幻般地倚着他的肩膀，她甜蜜的、令人昏眩的香水味刺激着他的嗅觉。尼克摸索钥匙开启公寓的大门时，他的手指颤抖了，他没有想到她会来。

她将会有什么反应呢？她会惊恐吗？安娜很年轻，不超过二十岁。她的金发太耀眼，衣服太紧，领子太低、太大胆，但是看来她绝不像是你在酒吧里可以随意找到的女子。他认识她一小时不到，是在他最喜欢的夜总会遇到的。在她美丽的外表下，尼克看得出，她是一个有高尚品格的女孩，尼克认为自己在评论女人的等级上颇具权威。

安娜既不惊恐，也不害羞，更不过分厚颜大胆。她那曾经很顽固，但在他的诱哄下变得轻松的红唇，现在展露微笑。冰冷已经在安娜的蓝眼中消逝。

“你没想到我会来吧，尼克？”这话带点挑衅，微微地含着戏谑。

安娜纤细的手指，像带有电流般地捏着尼克的手，使他全身麻酥酥的。他的神情太惊骇，以致使安娜愉快地大笑起来。

尼克忍不住暗暗祝贺自己的好运。他到他最喜欢的酒吧饮酒，在酒吧里他看见这位令人头昏目眩的金发女子闷闷地喝着一杯马丁尼，同时避开男人的接近。他接触到她的眼神，微笑一下。意料之外的，她竟然回笑，不久，还允许他请她喝一杯。两杯马丁尼下肚后，尼克尽可能装作很轻松地提议到他的住所去喝酒。安娜瞪视着他，知道他在动什么脑筋，嘲弄地笑了一阵，然后表示同意时，尼克乐得几乎从凳子上摔下去。

这事令他感到十分困惑。虽然她表现出这一切的行为，但是她看来不是那种可以在酒吧随便勾搭的女子。

尼克打开门，啪的一声打开灯，然后随手关上门。他很老练地想把安娜拥进怀中，但是她也和他一样熟练，灵巧地躲开他，展露出洁白的牙齿，红唇间溢出迷人的、嘲弄的笑声。

“急什么？尼克，你不是邀我来喝一杯的吗？”安娜的蓝眼睛带着一种无言的允诺而闪耀着。这一招拒绝对尼克而言，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鼓励。

“当然，不急，我们有整夜的时间，随便坐。”尼克觉得自己很够男人气概。

他胸有成竹地走到他豪华公寓角落的吧台，调两杯不掺苏

打的马丁尼酒。当他转身过来面对安娜时，一抹温和的笑意浮在他自信的脸上。然后，那笑意消失了，因为安娜的右手正握着一把小小的但能致命的左轮手枪，它正对准他的心房。安娜显得很紧张，那紧张正如左轮手枪一样使他惊吓，一个持枪的、紧张的女人能制造出一个致命的组合。

“惊异的约会，嗯哼？我要你从哈里逊珠宝公司保险箱偷来的那些赃物。”

尼克难以置信，据他所知，哈里逊这一票是他干过的最好的一票，警方找不到任何一丝抢劫线索是与他有关的。

他谨慎而冒险地向那位苗条女子走近一步，但是她威胁着挥动着手枪，大大的蓝眼睛看起来更紧张、更惊恐。

“假如有必要，我会开枪的。尼克，不要逼我动手杀你，那样对你我都很糟糕。”

“你怎么知道哈里逊这个案子？”尼克问。

“你的作案方式。尼克，你太聪明，不留任何线索，但是警方知道你的作案方式。哈里逊的案子非常清晰，正如同你到处留下你的指纹一样，对一位撬开保险箱抢劫的专家，哈里逊的案子正像到处写着‘方尼克’三个字一样。”

“这算什么？黑吃黑？”

“是的，尼克，你已经掉进黑社会最古老的诡计中。以你这样聪明的贼来说真是太粗心了。”

黑吃黑那一套，那还用说——让第一个人去冒全部的险，接

着后者再抢赃物。毕竟，头一个犯罪者不能去寻求法律保护。

“你还没有把哈里逊的珠宝脱手，所以一定还在你手上。我要那些东西，现在就要。”安娜持枪做一个威胁的手势，“别拖延，尼克，一会我就会朋友来，有必要的話，他们还会修理你。你的脸孔还蛮好看的，如果被打坏了才真可惜。”

想到可能被一群打手修理，尼克企图抗拒的心冷了下来。在安娜左轮手枪的威胁下，尼克很不情愿地打开一个隐藏的桃花心木壁板，露出一个保险箱，一语不发，严肃地打开它。

“只要哈里逊的东西，其他的你留在里面。”

尼克惊讶地凝望这位苗条的金发女子。

“把珠宝放在桌子上。”

当钻石戒指、红宝石夹子、翡翠别针和金手表这些宝贵物品被倒在黑色的桌面上时，金光闪闪，耀眼夺目。

安娜迅速打开织锦手袋，用左手取出一副手铐，丢给方尼克。

“右手套进一边，另一边扣到那张沙发上。”

她紧张地，但明显是巧妙地计划过地指示他：“快！”

有片刻，尼克兴起抗拒的念头，但想到一位持枪的、精神不安的女人，他冷静下来。她可以在他扑过去之前，枪杀他。被抢是非常不甘心的，但总比死亡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后多的是其他工作。哈里逊的工作只是典型的一种，警方必定知道是他干的，但苦无证据，他们永远无法证明。

安娜的蓝眼睛仔细盯着他，他将手铐安全地扣在沉重的沙发上。

“你有没有想过，你犯的罪对别人会怎样？尼克，那个被你洗劫的哈里逊店铺可能会被你毁掉。他的保险额未达实际珠宝的价值，有很多人粗心大意，不肯保足够的险，尤其是做珠宝生意的。一位老好人可能会被你毁掉一生。”

方尼克没有心情听教训，没好气地说：“那与你何干？你和我一样是贼，把赃物拿去，滚开。”

安娜没有离开，反而走向电话，拨出一个号码。

“警局吗？我是一位朋友，米理理大道 1635 号，五楼 C 有抢劫和意图谋害。你们会在那儿找到哈里逊珠宝公司的珠宝，请立刻派部警车过来，好吗？”

安娜冷静地重复一次地址，然后挂上电话。

她转向尼克，冷冷地说：“尼克，你是一个聪明人，也十分英俊。如果这一句能使你觉得愉快的话。”

尼克的响应难听得无法入耳。

“当你出狱的时候，试试做些正当工作。”

一阵逐渐趋近的警笛声划破夜空，方尼克惊恐万分地倾听着。

安娜在那时候离开——珠宝仍留在桌子上，她离开的时候，让尼克的公寓门敞开。当警察只差两秒钟就要进入电梯的时候，安娜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安全门。

当安娜急急下楼梯的时候，她——那位几乎被方尼克毁掉的哈里逊的女儿，悄悄地摘掉她戴的金色假发，塞进手提袋，现出她自然的黑色头发。安娜走出没有人看守的后门，穿过一条巷子，混进米理大道上的行人中。

现在，和傅来滋警探的婚约已经消除了发生变化的风险了。倘若没有追回珠宝而结婚的话，他们可能会因为损失过度惨重，而永远为金钱疲于奔命。但是当傅来滋告诉她，相信抢她父亲的是方尼克时，她决定亲自出马讨回来。

以后，尼克未必会从此洗手，不再偷窃，但至少，警方目前有证据可以办他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

有一天晚上，他们在八点超过一些的时候进来。在他们还没有抵达柜台之前，我心里便估计他们是警探。

他们可能是能干的一对，年纪大的动作迟缓，很明显做事是有条不紊的，带着一种精明在查视，那种精明需要好些年才能累积获得；他的年轻伙伴则机警聪慧，从旁辅助。

“警探。”年纪大的证实了我的猜测，同时以手掌持警徽亮给我看。

我放下正在阅读的书，说：“你好，先生，有什么事吗？”

“我们正在找寻一个人。”年纪大的警探说。他矮胖、宽脸，两鬓呈灰。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放了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在柜台上，“他像不像你的哪个房客？”

我打量照片，照片中的人是中年人，大约五十出头，淡色的头发，凸出的两眼，多少有点惧怯畏缩的下巴。

“他犯了什么法？”我问。

“行窃四万元未遂。”

“行窃未遂?”

年纪大些的警探不详细说明,只等候我对照片的反应。

我摇头,“他没有住在这里。”

“你肯定?”瘦瘦黑黑的、一直在后面以厌弃的眼光扫视破旧休息室的年轻警探,向前移步说,“你仔细想想看,也许他的头发染过,或戴眼镜,或有八字胡?”

我和善地说:“我已经想过了,抱歉,没有。”

年长的警探吸口气说:“他名叫高梨拉,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可能来到本市,我们将检查所有的旅馆和出租房。”他停顿,“你贵姓?”

“安。”

“照片你留着吧,安先生。假如你发现有那种容貌的客人,我们会感谢你报警。”

我说:“他必定是走投无路,才会钻到一个像这样的地方来。”

年长的警探短促地扫视房舍,他不像身旁的年轻伙伴,他的眼睛只反映出偏倚的评定。他告诉我说:“他是没有办法,安先生,否则的话,不会不跑。”

两位警探离开后,我再看看留下的照片,然后把它收进口袋,离开柜台,步履艰辛地上楼。我不慌不忙,即便年届五十九,也不会慌乱。

308 室在又黑又脏的走道末端,我敲敲门。

“谁啊？”

“账房，邝先生。”

床铺的弹簧响了一声，然后防盗链被取下，门被打开。一位瘦削，穿着衬衫、长裤和袜子的人看着我：“什么事？”

我没有回答他，相反地，以不粗暴但有目的的方式推他进去，关上门，背倚着门，打量面前的人。他不很高，五英尺八吧。也不太给人以好印象。一对稀疏眉毛下的眼睛，是褪色的灰，而且有点大，却又似乎弱弱的。虽然他有一张大嘴、宽宽大大的上唇，但被多少有点不整齐的八字胡盖住，他的下巴也显得优柔寡断。他留短发，发色是黑的。

我想到口袋中的照片。有些逃犯避开装饰，有些却特意伪装。如果那位年轻警探知道他的想象正确该多么好啊！除了眼镜。

眼前的人满脸疑惑地眨眨眼。“什么事？”他重复一遍。

我说：“我认为你早该知道，高先生，警探刚刚来这里打听。”

我的改变称呼重重地打击了他，他瘦削的容貌扭曲了。尽管如此，他仍试着掩饰惊慌，“我……我不懂，我姓邝。”

“他们告诉我，这个人姓高。”我说着，掏出照片，抛在床上，然后，我想要解除他的痛苦，便平静地补充说，“不要忧虑，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他不知道如何应付，兀自伫立着，薄弱的眼睛从我身上转到

照片，再回到我身上。终于，他领悟到继续否认的徒劳，便默默地、颓然地倒在床上。

我说：“我想你应该停止逃亡，高先生，自首吧！”

他僵直地说：“我、我不能那样，我会坐牢。”

我说：“你现在在哪里？藏身在这种垃圾堆！当你在街上时，你得规避熟人，每次有人多看你一眼，恐惧就攫住你。”

他润润双唇问：“那与你何干？”

我耸耸肩，“就我个人而言，没有，我只是为你着想。”

他说：“我要到海外去，把钱凑齐就去。”

“问题是，他们仍然在追捕你。”我反驳。

他没有回答，继续躺在床上。他蜷曲身体，捏成拳头的指节已呈现白色。

我说：“我得回柜台去。先告诉我怎么回事，再想办法看看对你会不会有帮助。”

有一会，我想他有不愿理会我的意思，然后，他侧转身，面对着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是个傻瓜。”

我没有回答。

“一个傻瓜。”他重复，“我五十二岁了，有个同居的女人。我在一家银行分行做出纳主任，但我没有前途，晋升都是由总行人事室决定的。”

高先生停住话，他的视线离开我，移到破烂的地毯上，“有一天早晨——就像平日一样——我决定卷款潜逃，到某个地方

另起炉灶，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带一只公文包到银行，装了四万元现钞，以为没有人看见，预定中午离开，再也不回去……”

他停顿，他的喉部在动。“可是我被人看见了。另一位出纳在那等候着我，一直到我拿走钱，才在外面招呼我。我们激烈地抢夺那只箱子，他赢了，但是我勉强挣脱，逃开。”高先生再停顿，痛苦地结束，“自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在逃亡。”

我说：“除非你自首，否则你的余生都会在逃亡中度过。”

他下床，踱过房间，将脸浸入一只有缺口的瓷洗脸盆里，“我不能面对牢房，我不能！”

“可能不会。”

“我相信我绝对会坐牢。”突然，一阵怪异的表情出现在他瘦削的脸上，他又贸然地说，“不会比现在我相信你更相信。”

“你是说，可能有悬赏捉拿你？”我迎着他的眼光说，“而且我可能用得着千儿八百？”

“正是此意，别告诉我，你自己不想离开这地方。”

我毫无幽默感地大笑，“你说你五十二，高先生，唔，我五十九岁，只受过小学教育，没有特别才干。即使有千儿八百，我仍然只能待在这种地方。”

他继续以沉思的眼光望着我，然后告诉我：“这是你的说辞。”

我点点头。然后，我从口袋里取出一盒火柴，从床上捡起照